

• 他山之石 •

对俄罗斯神秘主义泛滥原因的思考

申振钰

(《科学与无神论》杂志社, 北京 100732)

[摘要] 俄罗斯神秘主义的泛滥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通过对俄罗斯神秘主义现象进行分析, 认为理性的堕落、政府的支持及媒体的助推造就了神秘主义的泛滥, 其泛滥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前苏联解体的进程, 并影响了一代青少年的成长。

[关键词] 俄罗斯 神秘主义 伪科学

[中图分类号] B9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57(2010)03-0078-06

On the Reasons of the Overflow of Mysticism in Russia

Shen Zhenyu

(Science and Atheism Journal,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The overflow of mysticism in Russia has some deep social and historical reasons and which generates a wide range of social impact. By analyzing the phenomenon of the mysticism in Russia,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its overflow was mainly due to the fall of reason, the support of government and the boosting of media. The overflow of mysticism had affected the process of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to some extent, and influenced a generation of young people.

Keywords: Russia; mysticism; pseudoscience

CLC Numbers: B917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3-8357(2010)03-0078-06

1 俄罗斯神秘主义泛滥原因和影响

1.1 理性的堕落, 使公共意识出现危机

俄罗斯神秘主义泛滥, 直接导致科学理念被破坏、科学知识被践踏, 从而造成科学事业的衰微。

在俄国发生的这些恶化的现象, 一方面是由苏联社会解体造成的;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全球性知识危机的后果。在西方社会, 理性思维遭到批判是广为人知的事情, 欧洲的文明现在也正在经历着这样的挑战。来自上世纪初、

中叶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和新时代运动, 在大文化的背景下, 得到了迅速的增长。他们声称: 科学只是许多系统中的一个虚构系统或叙事系统。他们认为: 通过解构科学语言, 发现并不存在什么真实的客观标准; 科学知识是相对于社会文化范围的, 所以不存在检验科学事实的客观方法; 科学受权力机构、官僚和国家的支配, 科学的政治、经济用途, 损害了科学的客观性。他们对科学最尖锐的攻击, 是怀疑科学对社会的利益, 甚至怀疑科学研究和科学观对

收稿日期: 2010-03-30

作者简介: 申振钰, 研究员, 《科学与无神论》杂志社常务副主编。

人类的价值。

这些否认科学真理客观性、可检验性、逻辑性、可继承性的观点，给伪科学、反科学及神秘主义流行，留下广阔的天地。俄罗斯全面否定、全盘推翻苏维埃时期的意识形态，不仅使俄罗斯哲学倒退到中世纪，让科学也带上了浓浓的妖气，虚伪欺骗、冲击传统智慧结晶的种种现象纷纷涌现。

以亚历山大·斯皮尔金为例，可以说明俄罗斯意识形态的衰败程度。斯皮尔金曾任前苏联科学院首席哲学家，多年来，写了多部辩证唯物主义权威教材，这些教材一版再版。可苏联解体后，他却一反常态，大力支持超感官知觉、巫医、天眼通和现代伪科学的传播，为特异功能人唱赞歌，为伪科学叫好。斯皮尔金的行为以及他所代表的哲学倾向，让俄罗斯国民的神秘主义信仰，找到了哲学支持。而他自己在背离了他全力推行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后，成了中世纪的卫道士。

伪科学斗士把神秘主义和新式武器接轨；驱动天文学向占星术回归；诱引人们对其他星球不明飞行物的兴趣。在这些问题上，伪科学家们可以编造任何耸人听闻的理论和新科学发现。例如，最著名的事件是把荒诞的扭力武器、“绝对”的反导武器系统，说成是最“神秘”的新式武器。伪科学骗子竟然说，是在军队的秘密实验室发现了扭力场（也被称作旋量或是微轻子），并在扭力场的基础上，研制出大规模杀伤敌人的武器，以及瞬间与地球上任何地点联系的通信系统。可是至今没有任何实验，也没有任何办法，来证实扭力场的存在。因为，当今严肃的学者们，早就探讨了在所知道的四种相互作用力之外的“第五种力”原则上存在的可能性。但是，现在尚不清楚，怎样发现“第五种力”的存在。然而，这种愚昧无知、令人啼笑皆非的秘密研究，竟然不顾科学规范的要求，也能在媒体上喧嚣一时。

伪科学骗子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要算名列《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学者》花名册中，具有技术学博士、数理学博士，俄罗斯航天科学院教授、荣誉院士，纽约科学院院士，意大利科学院院士，国际信息化科学院院士等头衔的

格里戈里·格拉博沃伊。格拉博沃伊不仅是“学者”，还是占星家、特异功能大师，他自称是耶稣二世，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新化身。他声称参加过赛米巴拉金斯克地下核试验，用他发明的一个“晶体模块”，可使核武器爆炸力降低1/2，使用几个“晶体模块”，爆炸力可以“减少到零”。

所谓“晶体模块”的发明，既没有科学数据，也没有技术说明，竟然能以技术发明的新成果见诸报端，被冠以“科学的新发现”，到处招摇，令物理学家们愕然。俄罗斯反伪科学和科学研究造假委员会主席Э·П·克鲁格里亚科夫在媒体上，对格拉博沃伊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揭露了他的伪、假身份。

俄罗斯监督论文答辩和授予学位职称唯一的组织——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对格拉博沃伊进行了调查，发现，格拉博沃伊什么论文答辩都没有通过，自然既不是科学博士，也不是教授，他所声称的各种科学技术成果，都只是一个骗局，他所有的头衔都是靠谎言和金钱获得。但就是这样的伪学者、科学骗子，竟然得到媒体连篇累牍的宣传。2000年，俄罗斯第六电视台，还专门为伪学者格拉博沃伊举办了一个专题节目“格里戈里·格拉博沃伊——健康的方式”，向广大公众传播他的神秘主义和伪科学说教，让公众在迷雾中甘愿掏钱、上当受骗。而骗子拿着这些信仰者的钱，再买通媒体为他宣传。据专家估计，从1995年开始，格拉博沃伊付给俄罗斯媒体的公关费竟达到200万美元。

1.2 政府的滥用职权，是俄罗斯神秘主义畅行的支柱

政府、军界支持神秘主义流行及伪科学和科学中的造假行为，使一批占星师、特异功能大师及一些伪科学骗子，得以套上种种光环，打入政府和军队，对国家和社会形成危害。毫不夸张地说，在前苏联解体后的10~15年间，所有的被占星师、特异功能大师及一些伪科学骗子声称的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都受到国家官员和医学专家的庇护，并为他们发放带有中世纪色彩的所谓国家级的专业证书，给他们拨款；“轻微子的发现”、“伽马-7仪器”、“能穿透一切的扭力场”、“生物共振信息调制

器”、“晶体模块”等具有“军事应用价值”的所谓新的科学技术成果，都因不可思议的保密制度，使一些骗子得以获取盖着“绝密”印章的军方文件。于是这些伪科学的“发现”轻而易举地进入军队系统，以所谓的军事研究在国防部落户。最近几年，更有一种令人担忧的倾向：除了占星师之外，巫术和具有特异功能的人，与科学不沾边的人，大量涌入强力部门。在这个向中世纪倒退的运动中，国防部走在前列：豢养着一个非常秘密的由巫师组成的 10003 部队；在国家紧急情况下成立了特异功能实验室，承担着解决国家重要而紧急的任务；向马来西亚输出了所谓扭力场净化空气的项目，这其中也有外交部的参与。这一切，都有力地说明，政府、军队的权力机构与神秘主义、伪科学紧密地勾结在一起。

俄罗斯的种种神秘主义中，最受青睐的要算是占星术。据估计，当时大约有 1 000 名天文学家，而占星师就有 1.5 万个。占星师们广泛进入政府和军队的许多强力部门和科研院所。许多伪学者和科学骗子，充斥在科研院所里。俄罗斯现在有 120 个打着各种招牌、形形色色的科学院，其中大部分是民间的，与科学没有一点关系。俄罗斯政府支持民间科学院。有的民间科学院名声很大，如国际信息化科学院——前身是莫斯科政府的一个咨询处。它声称有 15 000 个院士，其中包括很多国家的总统、政府成员、大使、国家杜马议员。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加利都是成员。它的会议、论坛，可以在克里姆林宫隆重召开。只要交 100 到 150 美金，就可以成为这样的民间科学院院士。格拉博沃伊、奥哈特林之流，就是这样的科学院院士。

在政府、军队支持下的神秘主义、伪科学、假科学的传播，形成了一个强大势力集团。叶利钦时代，这种势力尤其强大。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达到了巅峰。可以说，政府和军队豢养了一批“新的宫廷奸党”。他们给俄罗斯动荡不安社会的伤口上，重重地洒上了一把盐。

在以俄罗斯反伪科学与科学研究造假委员会主席克鲁格利亚科夫为首的一部分科学院院士以及俄罗斯人文学会副主席、作家、政论家、

博士、教授等联名致俄联邦文化部部长信中，不无忧虑地写到：“媒体积极宣传最近 10~15 年在国内传播的各种迷信，首先是占星术，带有从智力上灭绝俄罗斯民族的性质。他们不遗余力地、有目的地企图把我们的国家变成原始野人部落。问题在于，再有几代人，我们国家就会落到当今最落后的非洲国家的水平。”

1.3 媒体助推神秘主义、伪科学“雪崩”

前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传媒不再受政府检察制度的管制，造成以前所有与传统思想相反的、“隐藏的”思想都放开了。这就给神秘主义、伪科学的传播，提供了释放“隐密的”反科学思潮的良好外部环境。唯灵论的复兴让超感官知觉、不明飞行物、占星术、巫医、巫术等神秘崇拜以及伪科学、假科学骗子大行其道。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媒体，像“雪崩”一样地传播出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媒体培植了格拉博沃伊式的人物。媒体虚构一些耸人听闻的人和事，在追求臭名昭著的收视率过程中，愚弄人民，给狡猾的骗子们营造了温床。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支持神秘主义、伪科学的文章，见诸于全俄罗斯的广告、报刊，甚至学术类期刊文章中。一些出版物以醒目的标题，郑重地刊登超感官知觉、不明飞行物、占星术、巫医、巫术等成果的实录和相关的文件（譬如表述科技成果的所谓黄皮书）。

这一状况，不仅引起科学家的极大忧虑，也被外国媒体不断曝光。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前苏联科学史家格雷厄姆教授，对此忧心忡忡地说：“对自由社会来说，科学的威信扫地和神秘主义之风抬头不是好兆头。”英国《自然》杂志于 1995 年 4 月 6 日也报道了俄罗斯正直的科学家向反科学的宣战书。宣战书中指出：在俄罗斯，宣扬反科学的出版物和广播电视节目如今呈快速增长之势。真正的科学读物和广播节目抵挡不住反科学“雪崩”，这对处于科技发展中的青年的教育以及对整个科学的未来和社会的进步是很危险的。

为了捍卫科学的尊严和荣誉，俄罗斯科学院于 1998 年成立了俄罗斯科学院反伪科学与科学研究造假委员会。委员会 12 人，10 人是俄罗

斯科学院成员，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核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克鲁格利亚科夫任主席。

经过委员会的艰苦工作和有良知科学家的共同努力，委员会取得了很大成果，具体表现在：（1）扭转了媒体的形势，以前媒体不愿接近委员会成员，现在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主动找他们出镜；（2）占星预测在出版物上消失；（3）志同道合的队伍扩大，不仅有科学家、记者队伍的扩大，还有传媒业的广泛加入，使神秘主义、伪科学的传播强度，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4）阻止了一些打着科学招牌的神秘主义伪科学的倡议、法案，如杜马收到一份《关于保护人的心理领域法（草案）》，克鲁格利亚科夫请西蒙诺夫院士写了一个评论，该法律草案夭折；（5）恢复了评估制度，普京总统批准成立了直属总统的科学委员会，职能之一就是科学评估。

2 几点思考

2.1 俄罗斯神秘崇拜和伪科学的繁荣脱胎于旧制度的母体

上世纪 50 年代后，苏联热衷于军事争霸，与美国搞军备竞赛，付出了高昂代价：为了保持超级大国的地位，消耗巨大的财力，透支资源，占用最新的技术与装备以及最优秀的专家、智力、创造和行政潜力投入军工生产，造成整个经济结构失衡。那时苏联的经济模式中，所有重工业都与军事发展密切结合，是军工生产系统的一部分。这种结构，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农业等民用部门的投资、效益，造成苏联工业的畸形发展。斯大林逝世后的各代领导人，也企图通过改革，改变这种现状。但是社会主义阵营领袖和超级大国的形象，以及苏美两霸的地位，让苏联的改革举步维艰。到了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Р·И·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在政治上，已经形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体制；经济上，已开始排斥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和科技进步，并出现了停滞现象，不完成计划的情况在工农业生产部门蔓延开来；领导层中，不负责任的现象充斥管理系统，劳动生产力下降，纪律松弛；国家的管理不是用法律，而是那些利用手中的权利擅权、

弄权的人；科学技术许多领域，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以及产品质量等方面已拉大了与其他国家的距离。

到了 М·С·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由于政治改革而陷入困难的境地。戈尔巴乔夫在他轰动世界的大作《改革和对我国与全世界的新思维》一书中提出：改革的实质就是将社会主义和民主结合起来，从理论和实践上完全恢复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理念。

然而现实是物价飞涨、商品匮乏、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到了 1989 年底，国家所面临的危机，已经具有了转变为国家灾难的趋势，它可能给国家包括社会制度，带来灭顶之灾。国家不同民族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经济联系，正在瓦解；犯罪增加；地方自治蔓延；国民对摆脱危机及国家前途缺乏信心。此时作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对于他高调的“改革”方略，不仅无心去实施，而且表现出越来越不愿意面对本国公民，频频地到国外去捞取金钱奖励、荣誉称号、金质奖章、电视专访等。此时的戈尔巴乔夫，已完全背离了他自己制定的目标。

戈尔巴乔夫所谓“更高的社会主义，更多的民主”的政治“改革”核心，不过是一种高调演说、一种诱惑群众的空头许诺、一种捞取政治资本的宣传；所谓的经济改革，实际上导致了国家金融系统的破坏、经济失衡、商品匮乏，为苏联崩溃铺垫了物质基础。此时，俄罗斯何去何从的问题已不言自明：最严重的问题撕下了他改革的神秘外衣，俄罗斯从制度危机的轨道上，一步步地走上社会、经济、政治倒退的时期。

其结果是苏联的解体、苏联各族人民的灾难、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

苏联人民说，领导者的残忍和被他诱惑的群众的迷失，使伟大的国家变成了废墟。西方人认为：“对于西方来说存在着一个怪物——俄罗斯，这个罪恶的帝国，不管用什么方式都应该将其击溃，在数十年间，西方虽然做了不少努力，但都没有做到。而现在出现了一个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新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他完成了这个以前西方人渴望的任务。”^{[1]26}所

以,俄罗斯走的不是“资产阶级民主的道路,而是走的犯罪的官僚体制的道路”^{[1]20}。

1992年戈尔巴乔夫坦白地说,他一直企图改变俄罗斯的社会政治制度。12年之后,戈氏在土耳其美国大学讨论会上的一次演讲承认:“我的生活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1]26}

以上的情况,使我们不难理解,一个动乱的社会,必有妖孽出现。俄罗斯神秘主义、伪科学、假科学如此盛行,也就是很自然的现象了。

2.2 神秘主义幽灵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科学美国人》杂志,1991年6月号,以“卡尔·马克思未曾预见的一个幽灵正在俄罗斯游荡,它就是神秘主义”为标题,报道了俄罗斯的神秘主义泛滥情况。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但没有制止住政治腐败,而且激化了整个国家社会政治生活官僚化(特别是中层机关),政府中互相争夺权力、互相倾轧的现象比比皆是,对改革合理性和国家领导扭转事件进程能力的怀疑,在社会舆论中广泛散播;经济上,国家开始破坏科技实力、生产潜力、农工业综合实力;人文、社会科学的储备、道德基础,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受到猛烈抨击;伪科学和科学造假,可以不提供任何证据,在缺乏科学检验的条件下,毫无障碍地出笼。

在这样的形势下,整个社会主义大厦完全处于瘫痪状态:人们丧失明确的生活目标,领导层缺乏责任心,迟缓、犹豫、延误、拖沓的工作作风跃然纸上;包括最高权力集团,政治、经济、思想理论、意识形态越轨趋势的进一步积累,不仅使社会问题而且使政治问题尖锐化,加大了政治上的离心力和无视法律的倾向;社会上各种具有危险倾向的力量像雨后春笋般地生长出来,神秘主义、伪科学、科学造假行为随着政治腐败、经济衰退、民不聊生的趋势,鼓噪于政府与民众之间,推动着苏联社会的解体。

正如《科学美国人》杂志所报道的那样,神秘主义的幽灵,借助着社会动乱,肆意俄罗斯游荡。此种病状,引起很多正直科学家的忧虑。20世纪90年代初,不少科学家撰文指

出,神秘主义流行,加速了社会的崩溃。当时的科学院院长 IO·X 奥西克夫,在80年代末,提供给上级领导的报告《苏联的社会和社会政治形式:状况和趋势》中,列举了社会的种种动荡不安和危险状况,特别指出神秘主义、伪科学及科学中造假行为畅通无阻的大量事实,以及各界著名人士对当时苏联现状的认识和分析;告诫政府:社会和社会政治的离心势力开始聚集力量,许多共和国不惜一切代价,企图从苏联成员中分离出去,数百万群众意图迁居国外,社会紧张局势的增长与社会无出路的感觉正在聚集起来,有可能引发出一种逆转社会的力量。

前苏联物理学会主席谢尔盖·卡皮察院士,也在《科学美国人》杂志1991年8月号上发表“苏联的反科学动向”的长文,分析道:俄罗斯的病状实际上是新一轮世界性反科学浪潮泛起的一个局部病状。目睹此“怪现状”已忍无可忍。卡皮察从近代理性主义的根基入手,简要回顾了17世纪以来的近代科学史,发现“迷信、膜拜和神秘主义在社会危机期间以惊人的一致性出现”,如迷信泛滥之于欧洲宗教改革、麦斯默尔术卷土重来之于法国大革命前夕,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欧洲。凡此种种在今天的表现形式是超感官知觉和不明飞行物、占星术和千里眼、神秘崇拜和催眠术士。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人增多,乃是社会动荡及人心不安、失望和无所追求的显著标志。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也有这些病状,不过是慢性的,而在俄罗斯则是急性发作^[2]。

2.3 神秘主义思潮泛滥戕害了一代年轻人

神秘主义思潮是反科学思潮的一翼。发端于上世纪上半叶的反科学思潮,由两个羽翼构成。一方面,是文艺复兴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知识的几何级数的增长,造成世界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发达国家,一跃而成为强国世界。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以及由发达国家快速发展的科技成果社会应用的无约束,给人类带来了全球性不安因素及危险信号,于是造成一些科学哲学家从伦理学角度对科学作出最尖锐的批评(这种批评的立论以及对科学发展的未来影响是另一

个论题讨论的问题，这里不涉及)。另一方面，则是神秘主义思潮对科学生长的冲击。俄罗斯神秘主义的泛滥，不仅冲击着政治制度，也腐蚀着人的灵魂，特别是对青少年的精神世界的腐蚀和伤害是潜移默化的。它不仅影响青少年的精神家园，也会影响到国家的未来。

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的动乱，在精神世界受伤害最大的是青少年。他们对社会的动乱迷惑不解，对国家的前途迷失方向，对共产主义理念失去信任。在这种情况下，神秘主义、伪科学、科学造假的反科学思潮的泛滥，让青少年在迷茫中步入了神秘主义的陷阱。那些搬弄占星术、催眠术和天外来客的超感官术士和打着科学招牌的科学骗子，像苍蝇一样，专在青少年身上找突破口。正在青少年困惑不解之时，占星预测、天外来客以及神秘现象给青少年带来极大的兴趣，特别是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让青少年迷失方向。不少青少年辍学，参与超感官术士和科学骗子的讲座和培训，甚至参与他们的商业活动，为他们兜售伪科学产品、传播占星术和神秘传说。在骗子的诱惑下，一些青少年参与犯罪、吸毒。在这种形势下，学校教育软弱无力，没有办法，就大量开除学生。据内务部预防犯罪登记处的统计，1994年学校开除的青少年人数达到10万人，许多不到14岁的学生被开除，开除后的学生国家不安置、不工作，这样就更造成青少年犯罪的增长。许多与神秘主义联姻的黑恶势力和邪教组织，纷纷诱骗青少年入伙。据内务部2003年的统计，有45 000多起敲诈、561起恐怖活动、67起雇佣杀人、1 400多起劫持人质，这其中青少年占1/4。

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卡皮察深刻地分析道，政治极端主义和社会极端主义的力量强大到足以使维护社会秩序的脆弱力量，往往无力与神秘主义势力相抗衡，以至使青少年成了受害最大的群体；有鉴于此，对反科学思潮和非理性思想给予政治支持和媒体报道，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媒体在助长、推进神秘主义和伪科学思潮的非理性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说：神秘之风大盛之际，恰是科普杂志和科普电视节目势微之时。

俄罗斯科学院反伪科学与科学研究造假委员会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克鲁格里亚科夫也指出：神秘主义、伪科学和科学造假，之所以在俄罗斯泛滥，并特别容易诱骗青少年上当，从科学方面来思考，其原因，一方面，是这些骗子通晓大众的口味，善于用对许多人来说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述伪科学、假科学的内容；另一方面，反科学狂妄宣扬，使真科学已退缩到知识的极限。因此，必须设法普及科学及其新进展，必须培养一批能用简单实例解释复杂事物以吸引青年人注意到自然之美和自然之奥秘的杰出科学家；有必要明示事实与幻想、真理与谎言、科学预测与占星天宫图之间的区别；必须学会用好懂的语言和生动的实例与大众对话。当然，要想取得良好战果，那将不应是速决战，而是一场持久战。

参考文献

[1] 茹科夫. 俄罗斯与全球化 [M]. 2009

[2] 国外超心理学历史、评论与案例 [A]